

研究紀要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從空間論思考「活的博物館」

河合洋尚*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副教授

湯紹玲

廣西民族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梁志敏

廣西民族博物館館長兼研究館員

本文為筆者對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記錄和思考。賀州市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是廣西境內客家人比較集中的地區。為了建設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1 + 10」工程，2007 年地方政府、學者、博物館人員開始在賀州市建設一座大型生態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客家生態博物館。實際上是按照建設計畫將賀州城區郊外的客家居住地——蓮塘鎮仁沖村、白花村指定為一座生態博物館，保護村裡的圍屋等傳統建築，同時設立核心館（core-museum），在此展示本地收集的生活文物（或稱老物件）。2017 年 6 月筆者一行到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進行了田野調查，2020 年 9 月筆者再次前往該地做了補充調查。本文通過文獻資料和田野考察實踐，介紹這座生態博物館的基本情況，

* E-mail: yangshang21@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8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繼續思考生態博物館是什麼？在與日本的生態博物館進行比較思考的基礎上，提出非純客家的和被動的「客家空間」的相關問題，梳理以客家文化定義的生態博物館的「場所」與當地居民的文化關係，借此探討客家生態博物館的現狀與未來。

關鍵字：生態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客家、賀州、「場所」與居民

Hakka Eco-museum in Hezhou: Spatial Perspective on a “Living Museum”

Kawai Hironao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Humanity,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and The Graduate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Studies

Shaoling T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Zhimin Liang

Research Fellow and Museum Curator,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n eco-museum in Hezhou, located in northeastern of Guangxi province, Mainland China and populat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Hakka people. This large scale eco-museum was built under the “1 + 10” project of Guanxi ethnic eco-museums in 2007. The area of this eco-museum covers two villages: Renchong village, and Baihua village in Liantang town, Hezhou. This museum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earliest Hakka eco-museum in the world, where some Weiwu (traditional closed homestead) was protected as a satellite museum, and a core museum was built to display local cultural materials. We conducted fieldwork twice in this museum, first in June 2017 and then in September 2020.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eld data

** Date of Submission: October 8, 2020

Accep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and related literature, we outline the Hakka eco-museum of Hezhou and compare it with those in Japan. In particular, although this museum is represented as a “Hakka space”, several non-Hakka people live there, while some typical Hakka cultural symbols (such as Tolou architecture) are not existed. This paper thus discusses the need to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people and “place” in future Hakka eco-museums.

Keywords: Eco-museum,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Hakka, Hezhou, Place

一、前言

2008年，筆者之一的河合洋尚偶然聽說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以下簡稱廣西）東北部的賀州市有客家專題的生態博物館。當時河合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但因忙於廣東省的客家調查，故一直未能成行。此後，河合把調查範圍擴大到中國南部各地的客家地區，而且在廣西境內選擇的首個調查地又是位於東南部的玉林市。因為玉林市內有廣西客家人口最多的博白縣和客家人口比率最高的陸川縣。又因為河合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日本民博」）工作，同時也從事博物館的相關業務，因此越來越在意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到底是什麼樣的設施。

日本有許多關於中國之生態博物館的文獻資料，其中大部分與日本民博的研究活動有關。¹ 例如，武內房司（2014）和曾士才（2016）系統地介紹了中國以及貴州省的生態博物館。丹羽朋子（2016）撰寫了與陝西省生態博物館相關的民族誌。另外，覃溥（2013）詳細地描述了廣西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動向。這些資料中除了覃溥論文較為簡單地提及之外，幾乎沒有涉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相關內容。中國大陸的生態博物館大多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² 以客家為對象的生態博物館研究少

1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集展示、研究、教育三種功能於一體。大約擁有 50 名教員和 100 多名特聘研究員（含 Ph.D. 等），主要研究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與文化。另外作為研究教育機構，設有綜合研究院大學的博士課程，由教員（教授或副教授）擔任博士生導師指導學生。此外，還經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會、共同研究會，將各類研究成果以書刊、論文等形式進行出版發行。

2 武內房司、曾士才、覃溥等人的論文，也是廣西少數民族研究權威學者塚田誠之（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名譽教授、原中國組組長）主持的研究專案的成果。要說明的是，這些論述並非完全忽視了漢族，尤其是曾士才（2016）提到了以漢族為主要居民的貴州隆裡古城生態博物館。另外，丹羽朋子（2016）也以碾畔黃河原生態民俗文化博物館為考察對象，那裡也是漢族的居住地。

之又少。機緣巧合，剛好本文筆者之一的湯紹玲，曾是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博士後研究員，而且又新入職到廣西民族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如後面所述，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屬於廣西民族博物館的業務管轄範疇，³ 借此機緣，有幸得到現任廣西民族博物館館長梁志敏（筆者之一）的協助，於 2017 年 6 月前往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進行了實地考察。⁴ 此外，筆者三人還一起探討與調整了廣西境內的客家文化調查地，一同走訪了廣西玉林市玉州區和陸川縣交界南江鎮分界村的居安莊、嶺塘村的朱砂莊和新橋鎮大樓村的鄭氏圍屋。

基於上述內容，本文將重點介紹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建設過程和現狀。要了解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首先要了解中國大陸整個生態博物館的建設背景。1990 年後期，中國大陸掀起了建設生態博物館的熱潮，之後在賀州市也建設了客家生態博物館。因此，本文第二節主要以武內房司（2014）、曾士才（2016）、覃溥（2013）為依據，先介紹中國大陸生態博物館的建設歷程，再概述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 1 + 10 工程。⁵ 在第三節中，介紹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概況，隨後將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對其景觀保護和展示、非物質文化的說明和表象進行論述。

最後繼續思考什麼是生態博物館，並與日本的生態博物館進行簡單比較

3 廣西民族博物館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市，於 2009 年 5 月正式對外開放，是一座公益性的省級專題民族文化博物館。以收藏、研究、保護、展示和傳承廣西 12 個世居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主，同時兼顧其他省份和各國民族文化的研究、資料收藏和展示（王韻、張麗君 2016：80）。

4 此外，嘉應大學客家研究院研究員夏遠鳴也參加了本文的田野調查。

5 以廣西民族博物館為核心，將分佈在廣西各地的 10 家生態博物館有效結合起來，建立「1 + 10」工程。廣西民族博物館作為「1 + 10」概念中的「1」發揮「龍頭」地位和作用，10 家生態博物館構成「1 + 10」概念中的「10」。各生態博物館作為廣西民族博物館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在業務和事業發展上與廣西民族博物館聯為整體（覃溥 2009：8）。10 家生態博物館分別是：龍勝龍脊壯族生態博物館、三江侗族生態博物館、融水安天苗族生態博物館、靈川長崗嶺商道古村生態博物館（漢族）、南丹裡湖白褲瑤生態博物館、金秀坳瑤生態博物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漢族）、那坡黑衣壯生態博物館、靖西舊州壯族生態博物館、東興京族生態博物館。

的基礎上，以「場所」為視點對客家生態博物館的現狀和未來進行考察。

二、中國大陸對生態博物館理念的引進

（一）什麼是生態博物館？

首先對本文的主題——生態博物館——進行簡單的說明。

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是指 1971 年由法國民俗學者、博物館學學者喬治·亨利·裡維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提倡的「沒有牆壁的博物館」。一般來說，生態博物館以村落等社區為博物館，選擇其社區內的主要自然、建築、文化景觀等，將其作為保護和展示的對象。成為保護、展示的對象，並不局限於「傳統」且「有形的」自然或人工環境，包含「近代的」且「無形的」技術或產業等。因此，生態博物館可以保護、培育當地的產業，將其進行商品化、品牌化，有促進生產、消費行為的可能性。裡維埃說，生態博物館的目的是保存與展示和當地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自然、文化、產業遺產等，從而為當地的社會發展做出貢獻（新井重三 1997：7）。另外，重要的是生態博物館不以行政為主導，而是通過在此生活的居民參與保護、展示、運營為理念。生態博物館是為了保護與展示和當地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有形和無形的遺產，沒有居民的參與是無法成立的。因此，生態博物館與特定建築陳列國內外各地收集的文物的博物館不同。在生態博物館中，展品經常被放入使用它的人們的生活環境中。所以生態博物館與當地人的生活是同步的，與其生活同時產生變化，被定義為「活的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被提倡的背景，是對「舊的」博物館的反省。通常印象

中的博物館（museum）是指在特定的建築物內集中陳列、展示文物的機構。在日本，這樣的博物館建築常常被稱為「箱物 hakomono」。正如人們經常指出的那樣，博物館是意識形態或文化表像的裝置。博物館研究人員或館長按照自己的想法前往各地（周邊），收集從當地生活脈絡中分離出來的特定文物，集中歸置到都市的「箱物」（中心）。然後，根據展示方的意圖來擺放這些文物，用展板進行說明，再用視覺傳達給大眾。大量文物當中的少數部分，需要按照故事情節來排列。這些故事情節往往以研究人員或博物館有關人士的思考為中心，有的組成部分還夾雜著政府部門的意向。因此，理應和文物有密切關係的「周邊」地區居民，逐漸成為越來越遙遠的存在。裡維埃等人對這樣的「箱物」博物館內部存在的中心—周邊的權力結構持有疑問。⁶ 然後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文物不要抽離於當地的生活，建立由當地居民親手保存、展示的「反—箱物」博物館，即生態博物館。

在裡維埃等人的倡導下，生態博物館這一理念不僅限於歐洲，也被引進到包括亞洲在內的世界各地。不過，由於要適應各地的環境和社會狀況，或者由於研究人員和當地居民思想的差異性，生態博物館在世界各地的建設也不盡相同。裡維埃等人自身也鼓勵生態博物館的機能、形式沒有必要統一，要根據各地的社會狀況和變化，以多樣化的形式展開（里見親幸 1997：40-1）。一般來說，生態博物館的領域（territory）主要由三個要素組成，即（1）以「箱物」為中心的核心館（core muse-

6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的「箱物」博物館也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重新審視博物館的中央-周邊關係，關注當地社區（文物收集地）並與其生活者的對話。特別是近些年來，民族學博物館一方面認識到博物館是表像裝置，另一方面又致力於如何讓當地社區人們參與進來。日本民博的論壇型博物館專案，也是以此理念開展的社會性工作之一。這個社會性工作不僅請當地社區居民閱覽討論藏品，還在網絡上公開藏品、展品，讓社區居民直接在上面填寫與藏品相關的內容與看法。

um)；(2) 作為保護、展示對象的衛星館 (satellite museum)；(3) 連接相關內容的發現小道 (discovery trail)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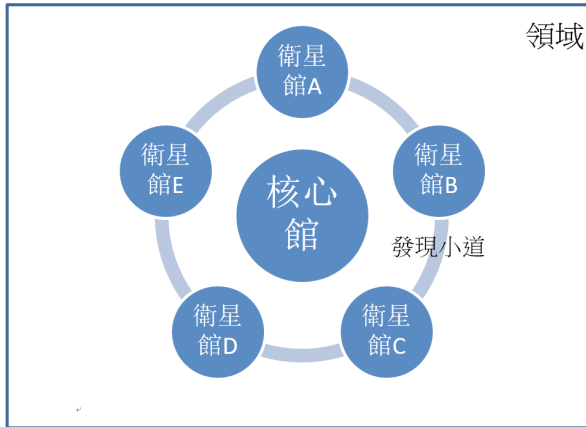


圖 1 生態博物館的基本模型

資料來源：筆者參照新井重三 (1997：19-20) 製圖。

(二) 日本的生態博物館：以山形縣朝日町為例

以日本為例，於 1991 年最早成立的山形縣朝日町生態博物館基本上是按照圖 1 的理念建設的。在這裡，整個朝日町被規劃為生態博物館的範圍，町政府附近有一個名為創遊館的核心博物館。創遊館裡面不僅派駐了生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設有閱覽該町相關資料文獻的櫃檯、以及供當地居民展示自己作品或想法的展區。另外，神木、神社、古建築群則是衛星博物館，通過展板對歷史和文化價值進行說明，同時成為保護對象。神社裡不僅有自古以來就凝聚著當地信仰的物件，還有設立生態博物館時居民新搭建的內容。另外，葡萄酒工廠、蘋果園、蜂蜜農

場等也成為衛星博物館，在此生產與消費葡萄酒、蘋果、蜂蜜等。比如，葡萄酒工廠對面種著葡萄，工廠內部不僅用展板展示著朝日葡萄酒及其歷史說明，還可以參觀生產現場。這裡的葡萄酒作為知名品牌暢銷國內。更值得一提的是，衛星館與發現小道之間有道路連接，隨處可見指明去向的路標與說明牌。⁷

然而，日本有好幾百個生態博物館，它們與朝日町的形式並不一致。⁸ 它們或許沒有核心館，各式各樣不盡相同；或者只是學者和一些村民提出了生態博物館的構想，甚至沒有展板展示。因此，生態博物館究竟是什麼，很難找到其共同要素。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大陸，有的地方雖然不掛生態博物館的名頭，卻在實施保護村落和集體住宅的事情，並用展板展示當地的文化遺產。這個問題在最後的考察部分也會提及，在此先把打著「生態博物館」名號的案例作為考察對象進行討論。

（三）貴州省和廣西的引入

中國引進生態博物館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早期引進的生態博物館，有許多集中在南部的貴州省（以下簡稱貴州）和廣西。特別是貴州是中國生態博物館第一個「實驗田」，接下來由行政主導引進到了廣西。⁹

再重複一下，生態博物館於 1971 年由法國最先提倡，再擴散到歐

7 朝日町是由官民共同建設之日本最為成功的生態博物館之一。不過，2018 年 11 月筆者（河合）在朝日町調查時，發現周圍的居民並不知曉該町是生態博物館。朝日町附近的大江町是大型電視劇《阿信》的拍攝舞臺，當地的人們對筆者說，朝日町什麼也沒有，若要觀光旅遊推薦去大江町。

8 日本エコミュージアム学会（1997）詳細介紹了日本生態博物館的多樣性。

9 與貴州、廣西一樣，少數民族眾多的雲南省則建設了民族文化生態村，以此代替生態博物館。

洲乃至世界各地。歐洲早在 20 世紀 70 年代就開始建設生態博物館。不僅如此，在北歐、法國提倡生態博物館概念的時候，已有過類似的嘗試。比如：在挪威出現了批判早就有的傳統露天博物館，主張建立「新博物館」的說法（武內房司 2004：411）。露天博物館終究還是脫離於各地的生活脈絡，只是用一個開放的空間展示各地的民居和文物。

中國的生態博物館不是通過法國引進的，而是通過挪威引進的。1994 年在北京召開之博物館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簡稱 ICOFOM）的年會成為了這一活動的契機。挪威生態博物館的核心領導者耶斯特魯姆（John Gjestrum）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耶斯特魯姆曾在首都奧斯陸北部的 Toten 生態博物館擔任館長，他在會議上介紹了生態博物館。當時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蘇東海對生態博物館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希望得到耶斯特魯姆的協助，將其引進到中國。

1995 年，蘇東海和耶斯特魯姆獲得了貴州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加上貴州省文化廳文物科科長胡朝相的協助，啟動了貴州生態博物館建設工程。隨即，將貴州省西部六枝特區梭戛鄉指定為中國第一個生態博物館。六枝特區梭戛鄉是被稱為「箐苗」、「長角苗」的苗族村寨。接下來，他們又將靠近省會貴陽的花溪鎮山村（布衣族居住地）、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縣堂安鄉（侗族居住地）、同自治州錦屏縣隆裡鄉（漢族居住地）納入到了生態博物館工程（武內房司 2004：408-11）。

1998 年耶斯特魯姆、蘇東海、胡朝相等人制定了可稱之為中國生態博物館憲章的「六枝原則」。提出文物應當和當地居民的生活聯繫在一起，管理它的主體是居民等一系列方針。實際上，在六枝特區梭戛鄉

建立生態博物館時，組織了「箐苗記憶訓練班」，有 10 名村民被選中，接受了如何運營生態博物館方面的訓練（武內房司 2004：408-11；cf. 曾士才 2016：81）。然而，由學者和政府官員組成的二人三腳這樣的貴州生態博物館，這種由上而下型卻正是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原點。與前面所述的日本山形縣朝日町居民自主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的自下而上型的過程，又有很大的不同。如胡朝相所說的：「中國大陸生態博物館應該從中國的實情出發」（胡朝相 2000：61-62），實際上是以行政為主導，尋求（部分）社區居民協助的方式。

不僅是貴州，中國內地生態博物館多傾向於選擇遠離都市的喧囂、自然環境優越的貧困村落（菊地真純 2001：11；覃溥 2013：27-8）。根據在貴州進行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曾士才介紹，被指定為生態博物館的上述 4 處村落，從 1995 年開始取得政府的支持，推進了基礎配套設施建設，不僅保護、修復了村落景觀，還修建了通往城市的道路。因此，本應成為生態博物館主角的社區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紛紛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由於生態博物館變成了旅遊勝地，村民在文化保護與旅遊開發的夾縫中左右搖擺，出現了更重視後者的趨勢（曾士才 2016：82）。



圖 2 廣西生態博物館以及廣西民族博物館的位置

說明：EM 表示生態博物館（Eco Museum）。

資料來源：筆者參照覃溥（2013）製圖。

可以說，當時的生態博物館在文化保護和旅遊開發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是劃時代的工程。¹⁰ 因此，從 1998 年開始位於貴州隔壁的廣西也開始探索、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2001 年，廣西相關政府官員訪問貴州，視察了梭戛苗族生態博物館（覃溥 2013：27）。2003 年開始，廣西政府在南寧市修建廣西民族博物館，並決定在廣西境內的數個村落同時建立生態博物館。首先被選為生態博物館試點地區的是——南丹縣的白褲瑤族村落（2003 年）、三江侗族自治縣的侗族村落（2004 年）、靖西縣舊州的壯族村落（2004 年）。2005 年，將廣西的 10 個村落建成

¹⁰ 例如，生態博物館成立後，梭戛鄉的個人年收入增加了（武內房司 2004：416）。

生態博物館的同時，提出與其「中心」——廣西民族博物館相結合的方針，稱為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建設的「1 + 10 工程」（覃溥 2013：28-32）。「1 + 10」的「1」是指廣西民族博物館，「10」是指 10 個生態博物館，根據該工程建設的廣西民族博物館如圖 2 所示。與貴州一樣，廣西也傾向於把生態博物館建在遠離都市喧囂的村落，而且 10 座生態博物館中有 8 座是少數民族（壯族、瑤族¹¹、侗族、苗族、京族¹²）。雖然廣西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漢族，但漢族生態博物館僅有 2 座¹³。其中的 1 座就是本文的研究對象——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三、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概況和現狀

（一）地區概況和生態博物館的結構、功能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始建於 2005 年，於 2007 年 4 月 13 日落成。成立時間僅次於前面所述的三個地區（南丹裡湖白褲瑤生態博物館、三江侗族生態博物館、靖西舊州壯族生態博物館），是廣西成立的第四個生態博物館。該生態博物館位於賀州市八步區蓮塘鎮，保護區範圍涵蓋白花村和仁沖村兩個村寨。¹⁴

根據鐘文典所著的《廣西客家》，雖然廣西境內沒有 100% 客家人的「純客家縣」，但是 80 多個縣住著約 900 萬客家人（鍾文典 2011：

11 金秀縣的瑤族村落，因人類學家費孝通曾在此開展田野調查而廣為人知。

12 京族是中國 55 個少數民族之一，而越南則以京族為主。

13 另外 1 座漢族生態博物館（長岡嶺村漢族生態博物館），位於桂林市靈川縣。靈川縣曾是連接廣西與湖南省的交通要道，作為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的交匯之地備受關注。

14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保護範圍包含了白花村寨腳大圍、白花洞心大圍、仁沖村大江屋、仁沖江家新圍屋和白花江家等幾座客家圍屋以及自然生態環境（樊苗苗 2009：79）。本文筆者們開展的田野調查主要是前往了白花村陳氏圍屋（核心館）、仁沖村客家圍屋（江氏圍屋，也叫大江屋）。

11)。如果這個數字準確的話，那麼廣西總人口的 20% 是客家。其中，客家人口數量和比例最高的是前面提到的玉林市管轄的博白縣和陸川縣。根據《廣西客家》統計，博白縣的客家人口約 85 萬人，約占縣人口比重的 65%；陸川縣的客家人口約 50 萬人，約占縣人口比重的 69%。另外，位於南部的防城區市區和東興市的客家人所占比重約為當地人口的 50%。而作為廣西北部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地區之一，也就是賀州市八步區占比為 41%（鍾文典 2011：59-88）。

賀州市八步區有幾個客家人比較密集的鄉鎮。例如，根據實地調查得知，被指定為生態博物館的蓮塘鎮白花村的村民大多數是客家，其中從五華縣移居過來的客家子孫最多，他們說五華客家話。¹⁵ 不過，白花村也有從江西省等其他地區移居過來的客家人。另外，該村還住著少量的廣府人，山的另一邊還住著瑤族人。¹⁶

筆者（河合）曾事先在博白縣與陸川縣進行過實地考察，對於為什麼客家生態博物館建在賀州一直持有疑問。要說廣西客家居住地，那就是博白縣和陸川縣兩地了。此次在賀州進行田野調查時瞭解到，在蓮塘鎮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圍籠屋建築，這成為在此建設生態博物館的重要因素，不過當時也考慮了當地客家文化保存程度等要素。特別是仁沖村有一座建于清道光年間的巨大圍屋（圖 3），這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古建築之一，備受關注（cf. 覃溥 2013：35）。¹⁷ 因此，

15 根據蓮塘鎮的客家說明，賀州居住著從各個地區移居過來的客家。其主流是廣東省東部的五華縣、揭西縣河婆鎮、河源地區的客家。河婆客家在公會鎮（2007 年由八步區改為平桂區），河源客家多在桂嶺鎮。不過，筆者還未在公會鎮與桂嶺鎮進行過田野調查。今後有必要在這些地方開展實地考察，進一步確認該內容。

16 據白花村村民說，原來這裡住的是瑤族，後來被廣府人驅趕到了山裡，因此廣府人與瑤族的關係比較微妙。

17 當然博白縣和陸川縣也有大型的圍屋（河合洋尚 2012），但早在 2005 年就籌畫建立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作為文化資源，據說當時沒有受到學術界和政府的過多關注。

該生態博物館以數個大型圍屋作為亮點被確定下來。



圖 3 客家圍屋與周邊獨棟民居樓房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圖 4 核心館入口（陳氏圍屋）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5 核心館內部展品（陳氏圍屋）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6 客家圍屋內的民具展示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如上一節所述，生態博物館的基本構造由核心館、衛星館、發現小道三要素組成。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也確認到了這三個要素。生態博物館範圍內有記憶文化館（圖 4），也就是所謂的核心館（陳氏圍屋），據核心館的管理人員介紹，位於白花村的這棟建築原來是陳氏所有，過去叫「白花農會」。2005 年在這裡建設生態博物館，它就被改造成了核心館。

核心館的主體就是圍屋，其中從區域內收集過來的生活用品，在

這裡得到保管的同時，還用展板進行展示解說。展板說明傾向於將這些文物解說為「客家的」文化遺產。核心館也就是在當地建立的「箱物」博物館。不過，通過筆者的參與觀察，在核心館裡展出的記錄當地民俗的照片、錄影、文字資料較少。可以再次確定，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重點是圍屋¹⁸。



圖 7 賀州客家圍屋（江氏圍屋、仁沖村）的導覽圖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18 最初將核心館稱為「記憶文化館」，挪威的生態博物館把它當作「資料資訊中心」而受到重視。前面提到的耶斯托勒姆等人，不只是保護建築物，展示文物，還要以照片、錄影、文字資料等形式保存當地民俗（非物質文化）相關的「記憶」，並向村民開放。實際上在貴州六枝特區梭戛鄉以村民為中心舉辦「箐苗記憶訓練班」，推進了該專案的實施（武內房司 2004：412-3；cf. 曾士才 2016）。不過，這次在賀州生態博物館卻沒有發現進行過此類項目的跡象，或許有，只是沒有在核心館展示出來。



圖 8 生態博物館內的水車與客家圍屋 圖 9 區域內客家女性的日常生活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內有幾個「旅遊景點」，再次強調一下作為亮點的是客家圍屋。客家圍屋位於仁沖村，圖 7 是掛在入口處的導覽圖。入口處前面有停車場、旅客服務中心、售票處等，進入售票區域就能看到水車和圍屋（圖 8）。其他還有客家宗祠、花園等自然景觀。這些作為衛星館平時也對外開放，訪客可以自由參觀。在衛星館，同後面所述一樣有展板說明，並設法讓遊客用客家文化的視點進行參觀。衛星館之間修好了路，用地圖和說明牌標出路徑，形成了所謂的發現小道。生態博物館裡現在還住著以客家人為主的村民（圖 9）。

（二）生態博物館展示與客家文化的發掘與繼承

那麼，實際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衛星館是如何進行保存與展示的呢？關於這個問題，以該館為亮點的圍屋為例展開論述吧。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區域內有好幾個圍屋類型。從圍屋 A 開始看吧，它被當地人命名為「府第式」。這棟圍屋（指江氏圍屋）是由從五華移居過來的江

姓客家建造的。圍屋 A 的建築結構如圖 10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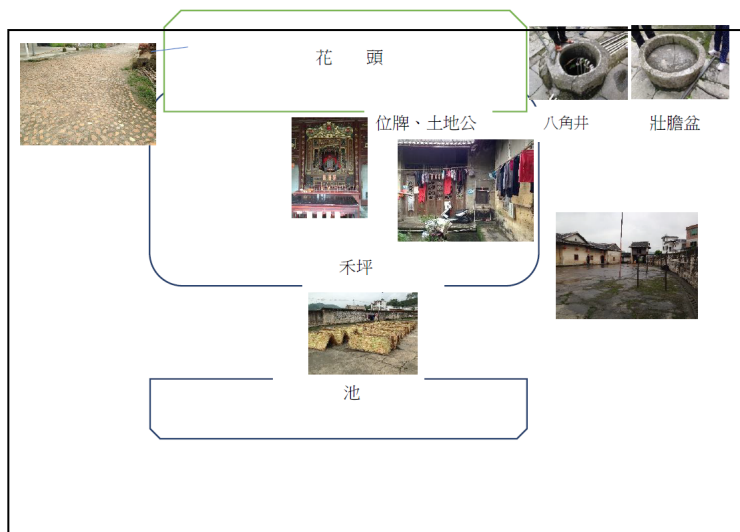


圖 10 圍屋 A 的建築結構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製圖。

如圖 10 所示，圍屋中央是江氏宗族的居住地，最裡面是祖堂，供奉著祖先牌位和土地公。祖堂後面有一個被稱為「花頭」的高臺，那裡鋪滿了石頭。另外，居住地正面（入口一側）有禾坪，這裡晾曬著當地產的煙葉。禾坪的前方有一個池塘，這個建築的結構，實際上類似於廣東東部的集體住宅——圍龍屋。¹⁹不過，在當地這種建築形態不叫圍龍屋，而叫府第式。

¹⁹ 此圍屋入口大門叫推杠門，和廣州市等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趟欏門極為相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趟欏門被認為是廣府文化的代表（河合洋尚 2013a：137）不過，河源市的客家地區也有趟欏門，實際上從這種建築形態並不能充分說明客家文化和廣府文化的區別。

圍屋 A 是對外開放的，訪客可以自由參觀。圍屋的建築結構以及在裡面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成為了主要的展示物（參觀對象）。如圖 10 所示，祖堂的牌位、桌子、花頭、水井、居民房門口堆放的衣服、禾坪上晾曬的煙葉等，都是反映人們生活的「展示物」。衣服和煙葉等，根據季節和時間段的不同也許不能看到，不過這些變化也反映了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居住在生態博物館的人們會在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祭拜祖先或舉行活動，這些也是訪客可以參現體驗的「活生生的展示物件」。

在圍屋中有與展示物相關的歷史、民俗方面的說明牌。例如，圖 10 所示圍屋後面的八角井、壯膽盆旁邊放著說明牌。據說明牌介紹，當地把八角井的水信奉為長壽之水，有把出生三天的男嬰帶到壯膽盆來洗澡之類的習慣（圖 11、圖 12）。²⁰ 另一方面，比如以客家為對象的博物館中的標配——「從中原南遷移居過來的說明」，在圍屋裡面看不到，而這些則展示在核心館（圖 4 陳氏圍屋）。作為衛星館的圍屋，展示說明了江氏宗族的遷移和族內成員資訊。²¹ 特別是住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江氏宗族人才輩出，包括本地著名商人江海青以及研究西南少數民族的著名人類學家江應梁，²² 因此這裡展出了江海青和江應梁的簡歷。

20 廣東省東部圍龍屋的花頭（在廣東稱為「化胎」）和其周圍是與生命相關的場所（飯島典子等 2019：116；河合洋尚 2020：169）。在廣東很少見到壯膽盆，不過從展板可以看出，賀州也同樣把花頭「化胎」看作是充滿生命力的地方。另外，據當地村民介紹，在花頭種植柚子的情況很多，柚子是有孩子的意思，在祭祀祖先的時候要擺上桌。這種習慣和觀念與廣東東部的客家地區很相似。不過，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裡，花頭前方附近幾乎沒有供奉五方五土龍神。

21 不過，依據 2017 年 6 月圍屋展示的江氏移居路徑圖來看，他們是從福建省寧化縣到上杭縣，再經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移居至賀州，這與民間認為江氏是五華客家的說法有出入。

22 江應梁（1909-1988），發行了《擺夷的文化生活》和《西南邊疆民族論叢》，支撐了中國人類學的草創時期。不過，江應梁是在昆明出生並長大，後來在廣州求學。可以說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圍屋是他祖先的發祥地。

這些展示說明不一定寫有「客家」的字樣，但是這個生態博物館的名稱原本有形容「客家」的意思，因此訪者會以「客家文化」的角度來看待這裡的所見所聞。



圖 11 展板說明牌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12 八角井、壯膽盆與相關說明牌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圖 13 客家圍屋內的住戶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圖 14 導遊在解說圍屋內的老物件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實際上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不少「裝置」可以讓訪客將在村落中所見到的物質和民俗（非物質）理解為「客家文化」。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內派駐了觀光導遊，導遊是受過訓練的村民，穿著「客家特色」的衣服，口頭講解圍屋內的老物件（圖 14）。據導遊介紹，他們在從

小就耳濡目染的村落民俗知識的基礎上，閱讀學習客家的相關書籍，向訪客講述村落的歷史和民俗。因此，他們在描述以圍屋為主的生態博物館的老物件或民俗時，往往將它們與客家文化聯繫起來進行口頭說明。另外，在圍屋外的展板說明和店鋪廣告中，以「客家」的名義介紹村落內的物質和民俗的情況也不少，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食物。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雖然有提供家常菜的服務，但作為招牌菜主推的是白切雞、芋頭扣肉、豆腐釀、紅悶肉。據導遊介紹，這些菜在當地被稱為客家四大菜，並特別強調這裡有 108 種「釀」，除了豆腐釀，還有青椒釀、冬瓜釀、茄子釀等。例如，在圖 15 的店鋪菜單廣告中，把白切雞、芋頭扣肉、青椒釀的照片作為招牌菜來宣傳，這些菜在核心博物館中也被介紹為是客家飲食文化的代表。另外，作為客家茶的客家紅的招牌也隨處可見。這的確是本地的車筒茶，後來被強調為是「客家的」茶。再看圖 16 宣傳的是客家紅，描繪著以圓形土樓、風車為背景，戴著涼帽採茶的女性的畫面。在賀州並沒有圓形土樓、涼帽等這樣「典型的客家文化」。即使是這樣，依然會通過張貼這樣的畫面來強調「客家特色」。

有趣的是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附近的小學裡，正在進行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學習。²³ 據曾士才介紹，在貴州梭戛鄉苗族生態博物館，小學將學習苗族傳統文化設置為正規課程，學生每週都要學習蘆笙和三眼蕭（豎笛）的吹奏方法。貴州其他幼稚園、小學也有機會學習玩龍燈（龍舞）、侗語歌、布依語歌等（曾士才 2016：96）。根據導遊介紹，賀州這裡的小學也開設了「客家文化傳承」的課程，一些熟悉當地文化的

23 從 2001 年開始，該客家生態博物館組織籌辦的客家文化傳習班在保護範圍內的仁沖小學、白花小學相繼掛牌成立，每年有計劃性、有針對性地開展文化傳承活動（呂妍 2018：82）。不過據說，因為經費問題，還有該小學是否積極接洽等問題，每年舉辦的時間不固定。

人還開設了客家剪紙、唱歌、烹飪等課程。歌曲以傳授客家山歌和「月光光」等客家語童謠為主。客家菜以「釀」為主，傳授在釀豆腐裡面放肉的技巧等等。



圖 15 客家菜的視覺表像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16 客家茶的視覺表像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17 仁沖小學作為「賀州市客家文化傳承基地」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如上所述，賀州生態博物館不僅以「客家文化」的名義保護、展示與村落生活密切相關的物質文化，還把村落的非物質文化以「客家文化」的名義傳授孩子們，為後代提供繼承學習的場地（圖 17）。

四、思考與展望

（一）繼續思考生態博物館是什麼？

筆者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訪問中感受到一個問題，那就是「生態博物館到底是什麼？」一般來說，生態博物館是將村落等社區指定為整個博物館的「領域」，將其內部主要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作為保護對象。這些作為衛星館，其景觀本身就是觀光物件，同時還要設置介紹當地歷史、民俗的「展示說明牌」。另外中心部分要設立核心館，還要有將其與多個衛星館連接起來的發現小道，也就是三要素。正如田野調查看到的那樣，不管當地如何稱呼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這三要素的確是存在的。但也有其他情況，把某個特定的社區指定為博物館領域，保存那裡的自然、文化遺產，從學術的角度對其進行展示說明，不一定冠以生態博物館的名義。例如，廣東省梅縣丙村有一個叫溫公祠的圍龍屋，從 21 世紀初開始，在嘉應學院研究人員、旅行社、還有居民（村民）的合作下，將整個圍龍屋作為傳統文化保護的對象。圍龍屋裡面保存有以前用過的古老物件，還專門設有關於客家歷史和民俗、以及圍龍屋建築相關部分（化胎）的展示說明牌。實際上與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圍屋 A 大同小異，也是一座「活的博物館」。此外，廣西博白縣的朱氏宗族也將一些大型圍屋作為展示客家和他們宗族歷史的「博物館」。特別

是後者，以居民（朱氏宗族）為主導進行展示和管理。當然，這些博物館並沒有自稱生態博物館，也沒有核心館，也沒有開放由周圍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組成的衛星館。從這一點來看，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無疑是「以客家為主題的世界最早的生態博物館」。當然，縱覽整個世界，並不是所有的生態博物館都具有相同的形態。有些自稱生態博物館，卻沒有核心館。因此，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建立之前，就已經有類似性質的「博物館」存在於大陸的客家地區，這一點需要注意。

此次，據筆者（湯）補充調查（2020年9月）得知，當地人中其實知道「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這一說法的人並不多，但是說起「賀州客家圍屋」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從賀州火車站到蓮塘鎮白花村、仁沖村的沿途公路上有數處「賀州客家圍屋」的路標，但並未見「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任何標識。除了位於白花村的核心館上掛有「賀州市客家生態博物館」（圖4陳氏圍屋）的牌匾之外，很難知曉「生態博物館」的說法，更別說它的內涵是什麼。不過即使是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標識掛到路邊，估計也會讓許多人困頓吧。當時設立客家生態博物館主要是基於有圍屋這個古建築作為亮點，後續的工作依然是圍繞這個框架展開。不過當地的一些相關活動則是以生態博物館的名義發動圍屋周邊的居民參與和承擔的，這是一個進步，需要跨度較長的時間與大量的參與經驗去積累一些新的認識，發現一些新的訴求，借此來重新定義與發展當地的生態博物館。

（二）與日本生態博物館的比較思考

在日本生態博物館的形態也不盡相同。值得強調的是山形縣朝日町

由居民主導建設的生態博物館。20～30多歲的年輕居民（教師、僧侶、旅館業人士、公司白領、公務員等）自發著眼於生態博物館，於1989年組織朝日町生態博物館研究會，獲得了町政府的支持，推進了建設的步伐。由町內居民構成的18名委員和38名專門委員不斷推進開發與構想，於1991年將朝日町正式定位為生態博物館（西澤信雄1997）。時至今日，朝日町仍以「町內居民都是博物館館員（學藝員）」為口號。與此相反，中國大陸引進的生態博物館是以學者和行政人員為主導。當然，既然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用當地居民的手保護自己的自然、文化遺產」，那麼居民就不能完全不參與。但是，這裡存在一個問題，會自己主動參與生態博物館之建設與保護的「具體」居民到底是誰呢？當然，並非所有的居民都能作為主體參與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和展示說明的製作。說句極端的，只要有當地數名知識份子參與，就可以號稱是「居民參與型」。雖然生態博物館的主角是社區居民，但是大部分居民認為生態博物館是和自己無關且「遙遠」的存在，這樣的案例不在少數。這是提倡以社區居民為主導概念的生態博物館經常要面臨的問題。據筆者觀察，包括賀州生態博物館，還有其他大多數中國大陸的生態博物館同樣以政府和學者為主導，由政府 and 學者們確定生態博物館的領域界限和應該保護的遺產對象。

近幾年，廣西民族博物館以生態博物館為對象，持續展開人才支援計畫，舉辦鄉村影像回歸社區等一系列活動，培訓村民自主拍攝民族文化紀錄片，側重對非遺文化傳承人的支持與培養等。多年積累下來，還是取得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帶動與促進當地民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但是，讓村民自主管理生態博物館，可能還有一

段較長的路要走，需要時間積累經驗，達成共識找到共同努力的方向。當然這主要是個時間問題，也取決於當地鄉村文化與經濟發展的狀況。

（三）非純客家的和被動的「客家空間」

另外，儘管居民不是 100% 客家，²⁴ 行政與學術研究依然會把那個領域確定為客家的「空間」²⁵。然後，通過展覽視覺、導遊說明等聽覺，以客家視點繼承當地的物質和民俗文化。在此經營生計、接受教育的居民不是主體，而是被動的成為「客家空間」的一個元素。筆者並不是說那樣「不好」。生態博物館的形式本就多種多樣，作為其結果被保護的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也不少。只是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由政府與學者指定保護的遺產物件，對於當地居民來說是否真的重要。對於周邊的非客家居民來說，他們的文化被怎樣看待，也是一個研究課題。

（四）「場所」與當地居民的文化關係

據筆者調查得知，曾經聚居在賀州生態博物館客家圍屋（江氏圍屋）裏的住戶從 2001 年開始就陸續往外搬遷，大多在周邊建有以戶為單位的獨棟樓房。截止至 2020 年 9 月份，僅有兩戶住戶還住在圍屋裏面。現在大家雖然不住在圍屋裏面，但從他們的陳述方式來看，他們說「以前住在圍屋裏的都是姓江的，都是一家人，現在即使搬出來了，也還是一家人。」說大家是一家人，除了姓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曾經共

24 這裡要事先說明一下，實際上廣西在改革開放之前「客家」概念較為稀薄（劉鎮發 2001）。

25 這裡所說的「空間」，指行政意義上的領域界限，包含一般意義的觀光資源等領域（cf. 河合洋尚 2013b：31-33；2016）。另外，河合把客家區域和生態博物館等包含一般帶有客家記號、含義的領域稱為「客家空間」（河合洋尚 2020）。

同住在圍屋裏面這個經歷了，圍屋承載了大家的共同記憶、情感等。

近年來，人類學·民俗學把這種承載居民歷史記憶、情感、身份認同的地點稱為「場所」²⁶。但是從觀光遊客等外部人士來看，說起客家，這些表現團結的「圍起來」的傳統建築、反映苦難歷史的相關過程，作為客家文化的代表應該成為保護對象吧。可是，對於當地居民來說，它們真的是有必要保護的對象嗎？另當別論，或者說保護的意義和出發點不一樣。當然，地區居民也不盡相同，但是通過相互對話與共同生活可以找到共通的「場所」的感覺，這個「場所」是維系當地客家文化共同體的重要紐帶。

居民和「場所」的關聯，隨著時間的作用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他們從圍屋搬離出來後的生活模式與圍屋本身同樣值得關注，或者說具有同等文化價值。所以，不管什麼時候都以客家文化的名義，只對保護「傳統的要素」傾註心血，可能會忽略對居民現實生活文化的理解與認識，甚至會背離當地居民的真實需求。不要拘泥於被固定化的（即千篇壹律的）客家文化，而要對客家居民認為應該保護的「場所」不斷地進行再度發掘，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是關注他們搬離圍屋後的生活及與圍屋藕斷絲連的各種聯繫。要努力將它們作為生態博物館新的保護展示要素進行更新，讓當地的文化展示富有生活氣息與生命力。因此筆者認為，為了對它們進行有效的發掘、保護與展示，人類學和民俗學所采用的長期多地點調查和地域調查是不可或缺的。不僅要在生態博物館這一「空間」注入固定的、傳統的客家印象，還要發掘應該要保護的「場所」，並經常近距離觀察客家居民的生活，詳實反映並及時更新地域信

26 「場所」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觸或認知的物理空間，沒有領域界限（河合 2013a、2015）。如果沒有承載記憶、情感，這種物理地點被稱為「非場所」。

息，提升當地客家文化的辨識度。包含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在內，也是世界上數字在不斷增加的客家生態博物館今後需要做的工作。

謝誌：謹向廣西民族博物館同仁以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相關人士，對本次田野調查給予的大力支持與熱情協助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參考文獻

- 日本エコミュージアム研究会編，1997，《エコミュージアム・理念と活動 — 世界と日本の最新事例集》。東京：牧野出版。
- 丹羽朋子，2016，〈中国・黄土高原の暮らしと切り紙の無形文化遺産化：窑洞の村のエコミュージアム活動をめぐる〈翻訳劇〉の諸相〉。頁 271-294，收錄於河合洋尚、飯田卓（編），《中国地域の文化遺産：人類学の視点から》（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 136）。
- 王頌、張麗君，2016，〈廣西民族博物館〉。頁 80-85，收錄於瑪莎·麥克道爾、張麗君主編，《中國西南拼布》。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西澤信雄，1997，〈山形県朝日町のエコミュージアム〉。頁 128-149，收錄於日本エコミュージアム学会（編），《エコミュージアム：理念と活動》。牧野出版。
- 呂妍，2018，〈「館校共建」模式下的賀州客家文化傳習班〉。頁 81-86，收錄於廣西民族博物館編，《民博論叢·2018》。南寧市：

廣西人民出版社。

里見親幸，1997，〈ヨーロッパのエコミュージアム〉。頁 32-42，收錄於日本エコミュージアム学会（編），《エコミュージアム：理念と活動》。牧野出版。

武内房司，2014，〈西南中国のエコミュージアム：少数民族の文化保存と文化資源〉。頁 401-420，收錄於武内房司、塚田誠之（編），《中国の民族文化資源：南部地域の分析から》。東京：風響社。

河合洋尚，2012，〈広西玉林市における客家意識と客家文化〉。《客家與多元文化》7: 28-47。

_____，2013a，〈景觀人類学の課題：中国広州における都市環境の表象と再生〉。東京：風響社。

_____，2013b，〈景觀人類學視角下的客家建築與文化遺產保護〉。《學術研究》341：55-60

_____ 著、周星譯，2015，〈景觀人類學的動向與視野〉。《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4)：44-59。

_____ 編，2016，〈景觀人類学：身体・政治・マテリアリティ〉。東京：時潮社。

_____，2020，〈〈客家空間〉の生産：梅県における「原郷」創出の民族誌〉。東京：風響社。

胡朝相，2012，〈生態博物館理論在貴州的實踐〉。《中國博物館》2：61-65。

曾士才，2016，〈中国貴州省における生態博物館の20年〉。頁 73-

100, 收錄於塚田誠之編, 《民族文化資源とポリティクス: 中国南部地域の分析から》。東京: 風響社。

菊地真純, 2001, 〈中国生態博物館制度による極度な保護と開発政策からの脱却〉。《国際開発学研究》1(1): 1-16。

覃溥, 2009, 〈保護與傳承少數民族文化的時候使命: 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1+10」〉。頁 3-13, 收錄於覃溥編, 《守望家園: 廣西民族博物館與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1+10 工程」》。南寧市: 廣西民族出版社。

_____ 著、長沼さやか譯, 2013, 〈現代社会の発展過程における少数民族文化保護・伝承を担う時代の責任と義務: 中国「広西生態博物館建設 1+10 プロジェクト」の実践〉。頁 23-41, 收錄於塚田誠之編, 《西南中国少数民族の文化資源の「いま」》(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 109)。大阪府: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飯島典子等, 2019, 《客家: 歴史・文化・イメージ》。東京: 現代書館。

新井重三, 1997, 〈エコミュージウム実践序論〉。頁 6-24, 收錄於日本エコミュージウム学会編, 《エコミュージウム: 理念と活動》。東京: 牧野出版。

劉鎮發, 2001, 《「客家」: 誤解的歴史、歴史的誤解》。香港: 學術研究叢書。

樊苗苗, 2009, 〈生態博物館的發展方式探討: 以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為例〉。頁 79-84, 收錄於覃溥編, 《守望家園: 廣西民族博物館與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1+10 工程」》。南寧市: 廣西民

族出版社。

鍾文典編，2011，《廣西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